

“中原马队”：中国影视剧中的宠儿

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宁甜 文/图



马术表演比赛场景

核心提示

在国内影视圈有着一个声誉很高的专业影视用马村——河南巩义康店镇黑北村水沟。这支马队，曾先后参加过《喋血黑谷》、《湘西剿匪记》、《秋收起义》、《梅花三弄》等影视剧的拍摄。在这支马队里，有李连杰在电影《少林寺》中所骑的马、有《秋收起义》中“毛泽东”骑过的青鬃马、有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郭靖、黄蓉骑过的汗血宝马。而这支马队的领头人，就是曾被媒体誉为“国内头号驯马师”的郭宗强。

26岁前不懂得奋斗

今年36岁的郭宗强，出生在河南巩义水沟村。郭宗强第一次接触影视则是在1987年，那年郭宗强只有15岁。在放暑假的时候，他跟随父亲的马队一起去湘西拍戏，一拍就是50多天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年少的郭宗强开始对影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于是，便辍学开始专心从事影视。第一次带着马队出去拍戏是在1990年。那一年，接了两个剧组的戏，一个是电影《仇中仇》，另一个是电视剧《平江起义》，父亲给了郭宗强8匹马，带着马队，一拍就是两个多月。自此，郭宗强慢慢地走进了这个行业。转眼就到了1992年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，许多老的电影厂越来越不景气。于是，郭宗强开始自己出去找市场。1993年温兆伦主演的电影《武尊少林》、琼瑶电视剧《梅花三弄之水云间》都有郭宗强马队的身影。从1994年到1995年，郭宗强一直都在接拍一些小型戏。1996年接拍了两部五六集的电视剧。但是，在郭宗强的脑子里，这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，没有任何奋斗的概念。虽然，郭宗强也带马队出去拍戏，可在家里，生活过得像个公子哥一样，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。

从负债四万到资产20万

1998年，这一年对郭宗强来说是改变他人生的一年。父亲做生意赔了本，还欠了4万元钱的债务。债主追到家里要钱。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，郭宗强找到了债主决定替父还债。为了让债主相信自己，他先借了4000元钱还给债主，并承诺一两年之内还清。

既然承诺了，就得拿出行动来。郭宗强开始思考，自己一没有手艺，二没有工作，怎么能挣钱还债呢？思前想后，他决定还是做马的生意。郭宗强借了1500元钱买了一匹瞎眼的残马。1998年的春节，他开始牵着马到县城做生意，当时的价格是骑一圈3元钱，骑两圈5元钱。由于他很内向，从来不会主动去拉生意，通常是别人的马都已经上路了，只剩他一个人的马了，顾客主动来骑。这样，一天下来挣不了50元钱。再加上这四匹马本来就贱，在做生意期间还出了两次事故，一次是把一个小孩摔到了地上，去医院检查花了200多元钱，一次是社会上闲散人员故意找茬，摔着其中的一个人，又赔了人家500元钱。这样一个月下来一共收入了1200多元钱，但是除去赔的钱，喂马的钱，根本没有挣到钱，何谈还债呢？

这时的郭宗强感到心灰意冷，他一个人站在伊洛河边，看着翻滚的河水差点轻生。想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他最终没有跳下去。他对着河水暗暗发誓：以后也不要再有钱，但最起码不欠别人钱。

看着大家都在做马的生意，郭宗强又开始寻思，做点稀罕的东西。于是，他想到了骆驼，借了3000元钱，跟同村也想买骆驼的邻居一同踏上了去内蒙古的路，这一路可谓困难重重，为了省钱，两个人背了一编口袋的方便面，渴了喝开水，饿了就吃方便面，住8元钱一晚上的旅店。最终，在与外蒙古交界的一个地方买回了3头骆驼。

骆驼牵回来了，郭宗强心想应该能挣钱了吧。谁料，骆驼从沙漠到平原，不适应，吐胃液，不让任何人接近，而且胃口也不好，只吃野菊花。郭宗强说，那个时候，他天天出去找野菊花，一边喂一边训练它，尽管骆驼经常吐胃液吐得他一身，但是他还是天天摸它，天天与它交流。后来，骆驼渐渐地听他的话了。当时离春节还有两三个月，郭宗强便带着骆驼去县城做生意了。当时的天气已变冷，郭宗强晚上就住在一个亲戚家的后院，白天出去做生意。三

个月下来，挣了800多元钱。郭宗强清楚地记得，三个月下来自己变得又黑又瘦，母亲去看他时，心疼得哭了。时间很快到了1999年的春节，这个春节，是郭宗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那天，郭宗强身上一共只有41元钱，给亲戚家的两个孩子一人20元的压岁钱后，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元钱，然后带着残马和骆驼继续做生意。这一天，骆驼挣了230元钱，马也挣了两三百元钱，郭宗强特别高兴。从大年初一到初八，郭宗强一共挣了3000元钱。这之后他又开始寻思打算买一匹白马。他以1380元的价格买掉了残马，又借了点钱，东拼西凑，最终以3800元的价格在温县买了匹白马。就这样，白马一天能挣300多元钱，骆驼也能挣200元钱，一个月下来，郭宗强攒了3000多元钱，又买了一匹马。这样又过了一个月，郭宗强又挣了6000多元钱，偿还了部分债务。

1999年9月，潇湘电影制片厂找到了郭宗强拍电视剧《潇湘恩仇》，一匹马一天给65元钱，于是他买了两匹马，出去两个月，挣了两万多元钱。第二年，又有一个剧组找到他拍戏，郭宗强又买了9匹马，又组织了老家的马队，一共42匹马的马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剧组，拍了27天的戏，郭宗强一共挣了七八万元钱，还清了所有的债务。这时候的郭宗强就有了13匹马，一直到2002年，片约不断，个人资产也有将近20万。

从13匹马到“中原马老大”

2002年年底，有人想跟郭宗强合作，在郑州鹤园开办一个马场，郭宗强只要带50匹马，25个人，每个月付给他5万元钱，郭宗强觉得可行，准备合作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如果自己投资则需要30多万，于是，郭宗强跟另外两个老乡一起，3人合作。但在算钱的时候，对方只给了26000元钱，欠了8万多元钱，合伙人开始泄气了。但是郭宗强却不愿意就此放弃，他又借了十几万，把马场包了下来，自己经营。

自己经营后，他才发现了问题，马场一个月平均收入只有两万，可一个月的开支却要3万，就这样，干了一年多，越亏越多。从2003年5月到2005年9月，前前后后一共亏了五六十万。这时候郭宗强很痛苦，偶然一次交谈，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：焦作影视城在寻找一支马队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郭宗强就赶到焦作影视城主动提供影视用马。而恰巧此时，美国历史频道的一个剧组来影视城拍摄大型纪录片《秦始皇》，要用200多匹马。由于拍摄的场面比较大，导演也不放心用郭宗强，因为从来没有用过郑州的马队。包括焦作影视城的贺总也是心里没底。

当时郭宗强对贺总说：“让我试试，真不行了就算是我白干，钱可以不要。”看郭宗强这么真诚，贺总被打动了，同意让郭宗强带着马队

过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郭宗强挑选了11匹良马，带着马队队员来到了影视城试镜。影视城的墙外有一条荒废的大深沟，拍摄场地就在这条深沟里。需要在这里面冲锋，导演问他有问题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沟里草很深，马跑在里面都看不见人。镜头完成得很漂亮，美国导演抱着郭宗强一直不停地说道：“OK，OK。”

《秦始皇》拍完后，郭宗强的马队在焦作影视城打响名气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他领着马队又参与了《卧薪尝胆》、《大清帝国》、《家在滬上》等几部著名影视剧的拍摄。

局面刚有好转，郭宗强又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——要账的人上门了。影视用马刚赚的8万多元钱先还了几户要急的债主，剩下的40多万元，郭宗强实在无力偿还，有些债主干脆坐在马场里不走。

2006年5月6日，一个女孩的出现，给马场带来了新的转机。这个女孩叫王捷，在郑州市从事家电和玉石生意。她来马场玩过，申请成了马场俱乐部会员，隔三差五地都会到马场来玩。6月4日这一天，王捷又到马场来玩，这回，她对郭宗强说：“强哥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上进心呢？这么好的环境，为什么没有把它做好做大？”

这个问题让郭宗强百感交集，于是，就把来郑州这几年的经历给王捷说了一下，听完郭宗强的坎坷经历后，王捷说：“你要是因为钱的问题，这个钱我来给你拿，咱两个共同来做，把它做出点名堂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王捷便带着60多万元现金来到了马场，这是郭宗强怎么也没想到的。而恰在这个时候，王捷看到马场里有几个债主催着要账，她又提出先把郭宗强欠的账还了。王捷对郭宗强说：“这样的话你不需要欠很多人的人情，欠着我的就行，这样你就不会分心，会好好把这个马场做好。”

郭宗强没有接受王捷帮助还账的好意，但两人却达成了合作。王捷投钱，郭宗强负责经营，盈利后，对半分。王捷先期投资了60多万元，又租了马场旁边一个1000多亩的草原，并对马术俱乐部进行了扩建改造。不到一年时间，俱乐部光会员就发展了400多名。

2007年3月，郭宗强跟电影《三国之见龙卸甲》剧组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出100匹马并配上骑手，吃住自理，拍摄两个多月，总共120万元钱。郭宗强也没想到，这将对他和马队一次从未有过的考验。

郭宗强抽调了自己马场的74匹马，又以每天100元钱的酬劳，从老家组织了26匹马和骑手，带着100匹的马

队从郑州出发到了剧组的外景地甘肃敦煌。到那里后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那里是一片荒漠，离雪山不到十公里，手机也没有信号，晚上盖两个被子还冻得直哆嗦。

第二天早上点名时，郭宗强发现失踪了3个人，他感到事情不妙，如果这几个人跑了，其他人也会跟着跑，后果不堪设想，郭宗强赶紧开车去追。

还好那个地方就一条路，离县城180多公里，靠两条腿走，也走不了多远，最后追出去近20公里，才追上了他们。耐心劝说后，把他们接回了剧组。在敦煌结束拍摄后，郭宗强又带着他的马队来到了甘肃瓜州外景地，这个地方号称“魔鬼城”，中午温度高达40度，而下午又刮起了9级大风，帐篷刮飞，做不成饭，人甚至都会被吹倒。

在拍摄中，还发生了让郭宗强痛心疾首的事。由于喝水含碱性太大，人生地不熟，郭宗强刚开始并不知情。马喝了河水之后，接二连三地死。两个多月，死了19匹马。但电影拍完后，他没给剧组提任何条件，剧组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，这也给郭宗强自己赢得了更多机会。

2008年，郭宗强又带着马队拍摄了电视剧《大风歌》，在拍摄的40多天中，郭宗强每天早起早歇，他说，接人家的活，拿人家的钱，就一定要干好。

目前，郭宗强已经有了两个马场——郑州鹤园马场和郑州黄河大草原马术俱乐部。现在，郭宗强经营的马场收入，每年有100多万元，影视用马，每年也有50多万元的收入，另外一些景区和公园表演马术以及婚庆礼仪，一年也能收入20多万元。

目前，郭宗强2009年的影视拍摄档期已排满，还准备继续拓展自己的事业，除了郑州的两家马场之外，他还打算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建立自己的马场。

采访中，郭宗强告诉记者，他要发展200~500匹马，实现中国1/3的电视剧拍摄要用他的马，做河南名副其实的“马老大”。



在甘肃拍摄古装戏场景

遏制频发的报复性犯罪 须防止矛盾累积

随着随州特大杀人案的主犯在武汉落网，近期连续出现的几起重大报复性伤害案件的消息，引起舆论关注。而中央综治办治理办公室主任陈冀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叠加的一年。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、刑事犯罪高发的基本状况不会变，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，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。(据新闻周刊)

至少从年初发生的这几起重大特大刑事案件来看，陈冀平的评估预测是恰当的。甚至还可以补充一句，就是报复性的重大特大犯罪行为更为危险。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，陆续出现了一些认为个人权益受害或者想不通某些矛盾，最终走上报复社会道路的恶性案件，比如重庆公交车爆炸、深圳撞人事件等。其对社会伤害之大，至今人们想起来都心有余悸。而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，也源于个体权益受害产生的过激行为。而不管是报复社会的恶性犯罪，还是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，都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直接的冲击。

坦率地说，因为社会的发展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，往往也会催生社会矛盾，而矛盾一旦激化，一些人便可能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。但是从想法到真正走上杀人的恶性犯罪道路，这种决定的酝酿和付诸实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需要一个关键的契机，即极端地认为“杀人最有效也最惬意”。而这个理由的背后支撑，是面对一些社会矛盾的现实存在，虽然法制进程日益完善，但如果一些矛盾主体的境况改善缓慢，其中某些边缘群体成员的暴戾情绪就可能出现并累积，从而触发恶性事件。

2009年，随着经济社会情况的复杂化，一些涉及农村土地征用、城镇房屋拆迁、涉法涉诉、非法集资、投资受损、高校毕业生就业、医疗养老、环境污染、城市公共服务与管理的领域，都有可能出现新的利益冲突，引发社会矛盾。而这其中的大多数问题，其实并不缺乏法律解决的依据，但如果是在“执法必严、依法管理”等方面出现问题，法治不能完全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，甚或出现裁判不公等情形，某些本来就缺少法律观念的人，会因为缺少迈入法律门槛的途径变得更加肆意妄为，错误地把报复社会杀人，当成唯一的矛盾解决之道。

从根本上说，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，社会矛盾的多元化不可避免，但这些矛盾的深化与极端化却必须回避。一个可行的思路是进一步降低法制的门槛，扼制人性的极端诉诸暴力。而具体的方法除了保障治安的重拳，更在于法治进程，不断拓宽边缘群体主张权利的渠道，并维护其合法效果。我们不但要防止社会矛盾的叠加，更要防止矛盾叠加后，人们诉诸暴力的选择。因为这种选择往往是最危险的一步，也是社会成本最高的一步。 石磊

打造中国浴城民意该排在哪儿

马鞍山市将对旅游形象重新定位，并引入“中国浴城”的概念。据了解，“中国浴城”的提法已写入《马鞍山市(旅游)整体形象策划设计》方案中，目前正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，引起多方关注。(《新安晚报》1月12日)

这是这两天最热门的新闻之一。从网上的反馈来看，反对者嘲讽者占了大多数，赞同附和者少之又少。“中国浴城”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，姑且放在一边，我以为值得一议的是：对这一城市旅游形象的定位，民意应该排在哪儿？

虽然方案已进入征求意见环节，民意似乎并未被忘记，但从现实情况看，民意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力可能只是微乎其微。请看这一过程：按照马

鞍山市委、市政府打造“休闲旅游基地”的全新战略目标，马鞍山市旅游局邀请专家编制《马鞍山市(旅游)整体形象策划设计》方案。该方案现已通过初期汇报会，并广泛征求该市直机关各部门和县、区政府及专家意见。为增加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，才决定公开征询意见。

从邀请专家编制，到广泛征求市直机关各部门和县、区政府及专家意见，最后才是公开征询意见，这样的决策过程，已经很清晰地表明，这又是一次“主题先行”的形象策划，能够对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，也只是极少数有话语权的人，而绝大多数当地市民只是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，尤其量不过

是显示决策民主的一个道具而已。这样的征求意见，有什么意义呢？

旅游形象的定位，关系一个城市的文化品质和经济发展，与所有民众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，因而是最基本的公共事务。于情于理，都应该给予民意以最大的尊重，保证民意的全程参与和对决策的主导性。有意无意地忽视民意，甚至脱离民意闭门造车，最终的决策只能与民众的真实想法相悖，难逃形象工程的宿命。

值得玩味的是，尽管网络上是一片质疑和嘲讽之声，但从报道中看，当地市民似乎对“中国浴城”的定位还很满意和认同。不知道，这是真民意呢，还是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？ 吴龙贵



漫画：翻拍 罗琪绘



漫画：面对打折打折 王琪绘

刘诗昆精细弹钢琴粗糙做男人？

据香港媒体报道，8日晚，去年传出婚变的钢琴大师刘诗昆在香港太古城艺术中心内，疑与其比其年轻21岁的妻子发生争吵和打斗，两人都因此受伤送医院。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拘捕了刘诗昆。

提起刘诗昆，估计音乐界无人不知，因为他的琴弹得太棒了，名气也忒大，曾获得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亚军，此后，也是奖杯不断，技艺渐长，堪称世界级大师。

有幸看过大师的一次钢琴演奏，

大师激情飞扬，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骛，可以将每一个动作演绎得精准到位，使每一个音符听起来都如天籁之音。但是，生活之中并非永远充满玫瑰情调，与妻子相处，大师未必有钢琴那般精细自如。

当然，作为大师级男人，可以粗糙一些，脾气可以大一些，举止可以粗放一些。但是，粗糙也当有度，粗糙不是粗俗，更不是粗野。如果由粗糙而粗俗，则可能影响大师形象，而变粗糙为粗野，直接动起粗来，对妻子挥拳相向，

就演变成了家庭暴力，破坏了家庭和谐，影响了社会稳定。最终，被警方拘捕，让大师出丑，也就怨不得他人了。

出了这事，大师也要反思，20年前，与妻子也是相差这般的岁数，夫妻间为何琴瑟和鸣无杂音，而如今却是争吵不息，以至到了将要“弦断”的地步？难道是大师技艺退步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？看来，大师也需要提高技艺和修养，正所谓艺无止境。如果大师能将男人做到弹钢琴那个火候，岂不更好？ 叶传龙

别夸大火车票预售期长短的意义

一年一度的春运业已开始，归心似箭的旅客将南来北往的列车和全国各地的火车站、票房挤得水泄不通，何时能买到票，何时能返乡与家人团圆，是千万中国人共同牵肠挂肚的事。

中国人口多，地方大，春运对铁路系统所构成的压力可想而知，买票难、坐车难，是春运永恒的话题。

据各地媒体的报道，春运前夕许多重点客运枢纽都更改了火车票预售期的长短，有的缩短、有的延长，且预售期长度莫衷一是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5天至3天都有，这无疑给那些急于回乡的旅客、尤其那些一年才回去一次的农民工乡亲，造成了很多麻烦和不便，引来一片抱怨之声。

应该说，更改火车票预售期，是各地春运组织机构和火车客运方面为确保春运和票务秩序，确保火车站前、票房和站台安全，所采取的应急措施，其初衷也是为了春运，为了旅客的利益，为了更好地给旅客服务。问题是，如此良苦用心，旅客们似乎并不买账，不论是原籍探亲的干部、白领旅客，或是辛苦一年的农民工、学生，对此都有不少意见。

其实，旅客们对改变火车票预售期长短不满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调整所带来的不适应和不便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一票难求的春运期间，这种调整打乱了他们提前购票的安排和部署，使得本来就想发愁买不到合适车票的他们愁上加愁。

旅客们的发愁当然不是杞人忧天。据央视报道，由于火车票春运期间，铁路客运运能和旅客流量间存在巨大的供需落差，加上“黄牛”猖獗和某些部门、某些地方存在春运票务环节的不正之风，一票难求的现象相当严重，据央视《新闻1+1》专栏最新民意调查结果，仅有15.4%的受调查者相信，在今年春运期间，通过正常渠道，旅客可以及时买到需要的、合适的火车票。

逢年过节时旅客所期望的无非一点，就是按时买到票，平安回到家，如果铁路有关方面的努力能让他们相信，通过正常渠道可以顺畅地买到所需车票，而变更预售期长短可以让购票更舒适、更方便，他们当然会理解、配合、支持；如果车站方在这一方面采取措不力，旅客们本就为通宵拥挤、一票难求费心上火，倘再因预售期的变化空跑几趟、白熬几夜，心中不满可想而知，对变更预售期不买账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
由此不难看出一个结论，即不赋予火车票预售期长短以过多意义，火车站方、春运组织机构也无需煞费苦心，将过多精力投注于这一环节，而应下大力气提供更多运力资源和票源，并切实整顿出票环节的不正之风，改变“黄牛”有票、窗口无票”的怪现象，让旅客对在正常渠道购票重新产生信心，则预售期是3天也好，半个月也罢，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也不会有如今这许多的抱怨之声。 陶短房